

沟头·沟尾

□ 马元忠(壮族)

那条通往深山的峡沟在我年少的记忆里特别长，沟尾是我们逢村，沟头的山腰上挂着叫青龙的瑶族人不小屯子。青龙屯口那户人家的主人挺和善，每次路过，他总是走出门来打招呼，叫我们进屋去歇。我听奶奶称他“元红”。走进元红家，我心里一沉。那座房屋，除了竹席编制的屋墙与房顶草盖交接处留着一个豁口，四周再也看不到一处透着亮光的窗口，抬腿跨进去，我一眼看见堂屋前有堆火，一老两少三个人蹲在火堆旁边。见我们进去，他们呼啦站起来，随后隐进隔着一面竹排立起来的山墙后面去。他们动作快，但我能看到那老妇全身裹着黑乌乌的一张厚布，和那块布上面依稀的花纹，那分明是半边破烂的床单，而另外那两个半大孩子居然都光着屁股。元红很窘迫，讪讪道，我老婆，孩子，他们见不得生人。

屋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两只竹篓歪在柱子旁，当板凳用的是一截被削去半边的木头。火堆旁有一张破桌子，木板裂开手指大的缝，桌上几只黑乎乎的碗。火上架着一口铁锅，小半锅红薯正滋滋地冒气。那天元红没有招呼我们吃饭，他用一只红薯和一碗热水招待我们。

之后的一个乡街日，元红背一竹篓红薯到利周乡街上去卖。赶集回来路过我家门口，我奶奶叫他进屋歇脚，吃饭。元红饭量大，那天他竟然吃了五碗米饭。我奶奶对他说，下街带上你几个孩子来，让他们来吃顿饱饭。下街，元红果真带上他的一个儿子来了。那孩子饭量随他父亲，一个大约十岁的孩子，一顿能干掉四大碗饭，弄得元红自己都不好意思，不住地和我奶奶说歉疚的话。接下来的两个赶集日，元红依次带来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次进他们家，我没有见到这个女孩，想必她在我们进屋前就抢先避开了。他们几次来，我奶奶照例煮好一大锅饭招待。我问奶奶，为什么元红不一下子带上几个孩子来呢。奶奶说，一起出不得门，三个孩子共一条裤子，轮流穿，谁出门谁穿。我这才想起，那三个孩子每次来，他们穿的裤子是一模一样的。奶奶说，那几户瑶族人家靠种点玉米和红薯过日子，饭都吃不饱。那时候分田到户已经有几年，大山外的壮族人虽然也还穷，但已经基本能够吃饱饭。

有一年将近年关，我父亲卖了几担谷子要给我们兄妹几个买衣服，奶奶特意嘱咐他多扯了两丈棉布，等乡街日元红到我们家来，她把棉布塞进他背篓里。奶奶说，给你孩子每人做一身衣服，孩子大了，可不能连裤子都没有穿。

我问奶奶为什么要对元红这么好。奶奶说，他和我们家认了老际。我老家那一带管不同民族之间认亲戚叫“认老际”，认了老际，两家人就如同本家兄弟一般走得亲近。后来奶奶给我讲了与元红家认老际的缘由。

我爷爷年轻时是个猎户，那年代屯子周围森林茂密，林子里野兽多，爷爷经常集结族人上山打猎。有一天他们在山上围剿一头三百多斤的野猪，野猪屁股上挨了一枪，正疯狂逃跑。我爷爷一千人将它撵到一处山腰时迎头看见一个人，就是元红，他正从一眼土窑里往外掏烧好了的木炭。谁都知道，受伤的野猪比老虎还凶，看到有人杵在逃命的去路上，野猪瞪着红眼一头撞了上去，它长嘴一拱，呼一声将元红掀翻在地。山里人有临危自救的本能，元红大声喊着，忍受被獠牙刺破大腿的疼痛顺势翻滚。通常来说，只要脱离稍远距离，野猪就会放弃追赶。可是这回例外，野猪并没有罢休，它吼叫着往坡下冲去。危急时分，枪响了，野猪耳根上炸开了一朵花，紧跟着就倒在了一根树桩上。

爷爷让同伴抬野猪，自己撕下身上的衣服将元红大腿上的伤口勒紧，然后背着 he 回来，到家后又驾一副牛车往乡卫生院赶去。事后元红拎着一只鸡和一袋山芋到我们家认老际来了。

母亲对我说，元红这人记恩。我出生那年恰逢灾荒，田地里粮食极少，各家都不够吃，我们家养的禽畜也死得精光。我刚出生的头几天母亲光喝米粥，连一颗鸡蛋也吃不上，她没有奶水，我饿得成天哭闹。不知元红怎么知道的，他背来半竹篓羊肉，说恰好上山打到一只野山羊。母亲对我说，那可是整头羊砍下半边拿来的，一只大背篓都装满了。母亲靠那一竹篓羊肉度过月子。直到现在我常想，饥谨岁月，舍得把自己猎获的野山羊砍下半边送给别人，心里要不装着足够的善意，那是做不到的。

奶奶在世时经常嘱咐我们，深山里日子

指定过得还紧巴，老际家的事你们能帮就多帮点。有年春节前杀年猪，父亲专程去青龙屯把元红一家人都接来了。我把自己穿短了的两套衣服送给元红两个儿子，我妹妹送元红女儿一件厚夹衣，我父亲给元红一双解放鞋，我母亲送元红老婆一件棉袄。老际一家人在我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去。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元红姓王，他大儿子叫若那，二儿子叫若柄，女儿叫妮努。

近些年母亲随我在城里居住，去年她几次念叨起老际家，说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八十几岁的人频频念叨一件事，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今年正月初五我去了一趟青龙屯。去青龙屯已不用步行，一条乡村公路从我们村子旁边的山脚下蜿蜒往深沟里伸进去，路是泥砂路面，可以走车，侄子骑一辆摩托送我进去，半个钟头后我们就到达青龙屯。三十几年过去，小屯子与先前相比已经天地之别。房屋不多，但全部是小楼房，都各自零散地落在半山腰上。楼房前后都有一丛壮硕的竹子，或者几棵高大的果树，房屋被竹子和果树簇拥着。春节没有过完，有的人家楼前的晒坪上有孩童在放鞭炮，咚咚炸响伴随着浓烟一阵阵腾起，人的笑声也在稠密的树叶间传播出来。

我一路寻问，来到一栋小楼门前。堂屋里一个清瘦的女人正弯腰擦拭凳子，我问：“这里是王元红家吧？”女人直起腰来，迎脸相向的瞬间我和她都愣怔了一下，几十年的时光，我们依然还能从眉眼里认出对方，“你是妮努！”我说。“是哩，你是老际家忠哥！”她朗声说，“快，快进来坐，你看屋里乱的。”

其实屋里并不乱，彩电、冰箱搁在正堂的立墙下，桌椅板凳沿着左右墙根齐整地摆放，所有家什都归整得秩序井然。铺了水泥的地面打扫得干净，四周墙壁、天顶也粉刷得雪白光洁。看得出这是一个日子过得相当讲究的家庭。仅凭眼前所见，我踏进屋里的心情便豁然愉悦起来。

只有妮努在家，她丈夫一早带着两个儿子到外乡走亲戚去了。坐下来聊，话题离不开旧岁月里的事。妮努父母多年前去世了，那时候家穷，两个哥哥相继到当婚年龄均讨不到老婆，只能去外乡入赘。

说到这里日子，妮努眉开眼笑。家里有六十多亩杉木，四十亩油茶，都是十年前种下的，那时是乡里送的苗木，近几年茶油卖得好价钱，一年收入四、五万，杉木今年要砍一批，大概能卖十来万。一年养两批鸡，光卖鸡一年收入五万。“现在好了，什么都不愁了。”她边说边盈盈地笑着。

饭后已是晌午，阳光格外透亮。送我们出路口，妮努说：“哥以后要常来。”我说：“嗯，老辈认下的老际，不能在我们这辈断了。”

和一束阳光赛跑 (外一首) 费 城(壮族)

我热爱,这些晨光中的事物
清风,像青草一般摇晃
几只麻雀,在树枝上感受着风
我在木窗前感受开启的黎明

此刻,阳光正穿越露水和浓雾
一丛黄菊绽放在篱墙边
把叶脉下的阴影扩大到了墙上
每个清晨,我都和一束阳光赛跑

目光翻越秋天低矮的围栏
从纷乱的俗世与书本中脱身而出
跟随一滴露水,浸透所有事物
把花朵和新叶的苦涩尝遍

现在,那些被岁月追赶的树叶
将一些绿色隐藏到了光阴的背面
晨光中,来来往往的人和事
一半交还白天,一半融入暮色

余下的阳光、绿叶、希望和梦想
在一些明亮的日子里

羊群从天空经过

一枚坚果横穿过秋天
沉甸甸的凉,高悬在半空中
候鸟穿越黄昏的灰烬
九月的荒芜,使大地微微倾斜

时光扔下绳索。几只麻雀
叽叽喳喳谈论着去年的好天气
河流裸露出水底的石块
牧羊人赶着羊群从天空经过

村庄打开窗户，炉火里
燃烧的心愁被重新温习了一遍
我的疼痛撩拨烟火的喉舌
我的沉默,加深了发辩上的星光

庆祝金秀瑶族自治县 成立七十周年 解庆成(壮族)

江山如画沐尧天,瑶乡经济大变迁。
改革中兴结硕果,腾飞崛起解贫愚。
高楼林立城乡遍,公路纵横村寨连。
社会和谐民致富,喜迎县庆七十年。

赞金秀成立七十周年 廖本惠(壮族)

梦圆华夏意情真,美在金秀特色新。
八面生机输动力,三农焕彩驻长春。
脱贫号角声声响,致富时花户户缤。
全国扬名瑶都县,青山绿水蕴绮珍。

与金秀诗友共聚有感 韦政文(壮族)

笑语欢歌盛世天,群英荟萃秀江边。
吟朋献艺描经典,会长登台唱古篇。
秦汉云霄收眼底,宋唐韵律润心甜。
中华锦绣文明灿,竭力弘扬万代传。

伏身沟壑拾良宝

□ 韦华锋(毛南族)

王卓的『触电』故事

今年8月，一部反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的网络电影《山的那边有条河》面向全国电视端发行,仅一个月,有效播放量突破900万次,成为广西脱贫攻坚题材网络电影的一匹黑马。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环江人,观看电影之后,才发现编剧竟然是我的大学校友,现为河池日报影视创作中心主任王卓先生。

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几经周折地问到了这位哥们的手机号码,打通电话之后,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重出江湖了吗?”

这么问是有原因的。20世纪90年代初,在河池师专读书的时候,这家伙不声不响就在《百花园小小说世界》发表了一篇小小说,还获得该刊一个年度优秀作品奖。要知道,在小小说兴盛的年代,《百花园小小说世界》这本刊物的档次可不低。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在这上面发表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此后的10年里,王卓的小说、散文作品先后在《广西日报》《广西文学》《三月三》《短篇小说》《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发表。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河池日报社资深编辑韦国良先生还就王卓的文学创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巴马有王卓》,发表在《河池日报》副刊上。2002年,王卓成为广西区委宣传部第四届签约作家。这家伙,真成了作家。

就在我谋划着前往巴马为他祝贺时,这家伙竟然在河池文坛消失了。原来2006年,他调到了河池日报社,当了一名编辑。知道这一消息,我为他感到高兴,毕竟他大学毕业后,在县里当过乡镇中学老师,做过县委办秘书、县报负责人、县文联领导的他,也应该到更高的平台施展才华了。同时,我从内心也期盼能够读到 he 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没有想到的是,调入河池日报社之后,这家伙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了。

就这么放弃文学创作甘心吗?我多次问他。他只是笑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久而久之,我也懒得再问。就这样,王卓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没想到若干年后,王卓这个名字竟然以“编剧”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我有些怀疑这个名字是否是我那个曾经的校友,曾经的作家。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虽然没有说重出江湖之类的话,却也打消了我的疑虑。他说,在拍摄《山的那边有条河》的时候,曾经想过找我见一面,但

因为剧组的工作安排得非常紧凑,实在抽不出时间做其他的事。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终于明白当年他在文坛消失的原因。原来,写了几年文学作品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积累还不够,需要大量的时间沉淀、思考,而作为一名媒体人,工作的性质为他提供了积累途径。于是,从2006年到2016年,在做好编辑工作之外,他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采访,撰写了100多篇人物通讯,收集了大量素材。“这10年,我就像一名寻宝者,伏身山山弄弄、沟沟壑壑之中,寻找、收集有用的东西。”王卓说。当觉得手中的东西可以转换为艺术创作的素材时,他开始出山了,于是,就有了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绽放》《星空》《春天的留言》《抉择》《我们的金山银山》等系列微电影,就有了《破茧》《悠然马山塘》《让美丽成为力量》《丰碑永驻》等纪录片。

2019年12月,王卓到环江采访时,了解到下南乡景阳村在脱贫攻坚期间,解决了千年缺水的问题,当地群众对接通自来水的高兴劲让他印象深刻。2020春节收假后,趁着疫情期间居家上班的日子,王卓开始创作《山的那边有条河》的电影剧本。经过十易其稿,终于在当年11月开机拍摄。在此后的一年多里,王卓的影视剧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创作了《幸福的顶卡花》《绽放2020》《独竹漂》等网络电影剧本。其中,《幸福的顶卡花》已经被影视公司购买,《绽放2020》已于今年1月上线,《独竹漂》已完成拍摄制作。

最近,我了解到王卓又创作了《景探花漫山的一路风光》等三部剧本,且都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正在进入筹拍阶段。两年多时间,创作了六部剧本,有两部上线,一部完成拍摄制作,这难道就是所说的“高产编剧”吗?“这是机遇。”王卓说。

我明白他说的机遇是什么。在移动终端进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时代,网络文学与影视发展前景良好。作为一名潜伏了十余年的作家,王卓的华丽转身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和别人不同的是,当重拾笔头进行创作的时候,王卓没有走老路进行文学创作,而是选择了一条网络影视剧创作的新路子,这也许就是王卓在媒体工作十余年,养成捕捉机遇的敏感和沉淀、思考之后的明智之举吧。